

岁闲君
妖魔君/绘

十方谭

2

砂器

十谭

学院图书馆
藏书专用章

岁闲君/著
妖魔君/绘

砂器

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方谭2. 砂器 / 岁闲君著; 妖魔君绘.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356-6213-2

I. ①十… II. ①岁… ②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4185号

十方谭2 砂器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岁闲君
绘 者 妖魔君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恒伟

责任编辑 谢爱友 吕雪竹
美术编辑 马晓鸣
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240mm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213-2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1

天女绘

7

绿云

67

归葬海

119

番外·砂隱

167

后记：平生不会相思

197

楔子

岁云师父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小时候的小梨常常会这样想。

在她记忆里的岁云观，玲珑亭外，总有夏木高低成荫、曲径通幽。有清水不断自细竹的引筒里流出，在石钵里跌落成了碎珠，继而是水声潺潺。天上，正是流云轻淡、尘絮漫卷的时候。

趴在梨花木短榻上，仰头望那讲故事的人，听他温柔低沉的声音慢慢地讲述着，全身像浸泡在汩汩温泉里。一如两人最初相遇之时，他用世界上最温柔的话语，妥妥贴贴地收揽了她当时因为雨夜的阴暗、因为迷路的山林，而着急慌乱的心。

那个滂沱雷雨之夜，小梨至今还记得黑暗里被他拥抱在怀中的温暖。

喂，小孩，你迷路了吗？这片山林可不太安全噢，对你这样的年纪来说很危险的……

雨夜中，一盏橘红色的灯若明若暗，于山径上渐行渐近。小梨呆立在原地的泥泞中，不知所措地抹着满面雨水夹带泪水。然后，岁云出现了。他撑着一柄红油伞，拖着不知是哪个朝代的迤逦青衫，袅袅娜娜地走近……

“等一下！”

小梨的回忆被打断。接着她撅起嘴，不满地抬头瞪眼前的岁云。

“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在黄昏吧？突然下起了太阳雨……”天水色一碧长衫从榻上逶迤着滑落，执书册的手搁在腰间，洁白圆润的指贝闪烁着微微的光芒。声音听来清润温和，“黑暗？灯笼？这是怎么回事？”

小梨面上一红，支吾起来：“我只是适当地进行了场景形容而已。”没有说出口的是，她对于迷路那件事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撑着头侧躺榻上的岁云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于是就直接胡编乱造了？”

她脸上表情僵住，难堪：“我才没有呢……”人妖师父！

“呵……”他低笑，翻身坐起，一个响亮的栗暴敲在她脑门上。

小梨一声大叫：“我又做错了什么？！”

岁云撑着脸歪靠在榻背上，将书册掩在衣襟散乱的胸口，唇边依旧淡笑如风：“我说过，不许在心里骂我。”

“你又听到！”抱头抽气的女童被他这一说，顿时心虚无比，挺直了背，强装镇定地仰望他：“我也说过，不许再窥听我心里的想法。

虽然我年纪小，可我也是有隐私的，别以为我不懂事！”

“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

“唔——可恶！”那跟说她无脑有什么两样！女童气得鼓圆了脸，白生生的肤色里浮动两团红云。“我要生气了！每次都是你叫我讲故事，自己又每次都打断我！”

“我只是想提醒你，妄言对于说书人是很不好的行为。不要欺骗你的听众，即使这只是一个故事……”岁云只笑，柔淡的眉目悠远如水墨，在时光里湮染成画中的远山云痕，里面缭绕着一股让小女孩看不清也道不明，却分明清楚地感受到的哀伤。

岁云叹了口气：“照这样下去，你要如何继承我的衣钵，代替我继续把这故事写下去？”

面对他突然变得有些怅然凝重的语气，小梨怔了怔，接着有些手足无措：“人妖师父以后不在这里了吗，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不要胡思乱想太多，我不是就在这里吗……”岁云微微一笑，避重就轻地回答她。

“是你自己突然说这么让人伤感的话的！”她犯嘀咕。

他伸出白玉似的手指抚摸她满头柔软的发丝，温柔的声音里多了一丝无奈的妥协：“好了，我们继续吧。这一次，我保证不再发表任何评论了。”

“一定？”她对此表示强烈怀疑。每次他的一定最终都没有兑现。

“嗯，一定！”他颌首，表达自己的心意十分诚恳。“多跟我说说关于外面世界的事吧。”

“……那好吧！”小梨迟疑片刻，接收到他殷切的眼神，很快便

点头。因为她曾听他偶然提起：他今生都无法离开这片森林……

“不过，要用你的魔师故事来交换。”

“当然。”岁云微笑看着这人类的孩子，目光渐趋深远。有她的陪伴，使得他在岁云观中这一切时光显得如此易逝。

追溯到两人相遇之初，故事其实是这样的。

十岁之前，小梨一直跟工作是地质勘探的父亲一起，住在某个位置偏僻的乡间小镇。那里据说在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时代，曾是一片繁华之地，只是后来随着岁月变迁、时代转换，日渐荒芜。

就在他们租住的公寓旁边，有一大片苍翠古老的森林。而森林的深处，沿着那条终年流淌的明亮河流，一直往前走走到山径斜坡的尽头，便是小梨偶然相识的忘年好友所居住的地方。

他自称岁云，看上去三十如许，跟小梨的父亲差不多年纪，终年穿着繁复的青色长衫，独自住在岁云观里，以写作维生。

但或许那只是个搪塞小孩子的借口而已，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也不清楚他的身份，更不用说他一个人住在岁云观这种可以媲美千年文物的古老庭院里，却至今没有被考古队发现……

自从摸清从公寓穿过森林抵达岁云观大门的山路和斜坡后，小梨便时常去岁云那里玩耍，他下棋看书，她便在那里写字画画，很容易便消磨掉了半天的时间。由于父亲工作忙碌的缘故，她很早便学会了如何更好地打发父亲不在家的寂寞时光。

岁云观里的风景总弥漫着一股妙不可言的韵味，玲珑亭，小山水，竹垂帘，就如庭院的主人一般精致绮丽。

岁云比小梨见过的任何人都要长得好看，不过也可能是他总在笑

的缘故，所以小梨看他非常顺眼，对他感觉十分亲切。当然，那片长满刺玫和苜蓿的高地，也是吸引了小小孩童的重要原因之一。

之前在岁云面前，小梨的性格显得有些孤僻。因为她总是安静地待在一旁，不声不响，并不吵闹，岁云也就任她在岁云观里来去自如，偶尔兴起，岁云便说些话来逗逗她，看她满面通红，也觉得颇为有趣。后来两人渐渐熟稔，小梨也变得开朗起来，话渐多，性格越来越古灵精怪，这恐怕也算是岁云的功劳。

终于有一天，当小梨奇怪地问起每次见面时，他手中总拿着的那些书册。

那个夏日的黄昏，岁云在漫天灿红色的斜晖里，微眯起凤眸，薄红色的唇边婉转流出浅淡又温柔的微笑，诱哄式地说道：“这些都是我写的故事，你想听吗？不过，你的好奇心是要付出代价的哦……这样，你还想知道吗？”

神不知鬼不觉地被魅惑住却不自知的女童，神色恍惚地点头：“嗯！”

“很好。那么，记住你今天说的话。”那是他在小梨面前第一次放下书册，转而抱过她放在膝上。接下来他将要讲述的，将会是世人闻所未闻的故事：关于魔师、妖怪、善缘、孽缘、禁忌之绊……

而小梨是他唯一的读者和听众……

天女绘

引言·

轻浮花事与寒水轻舟·

都不过是他心魔所生的幻相。

天女绘

远风挟卷来大漠深处的气息。

西凉古城一如昨日，沉眠在漫漫黄沙之间，早已不复千年之前的繁华。

次第商队在夕阳最后一缕余晖中穿过那堵如今仅剩残垣断壁的登辕门，进入人类所驻居的城镇，洒落一路迢迢的驼铃声，多少为原本死气沉沉的城镇带来生机。

登辕门的墙根下，一名粗衣麻服的苦行僧少年默声念诵佛经，面色隐忍。几名袒胸露臂胡姬打扮的女人与他调笑嬉闹。

其中一人的鼻环被夕阳映得熠熠生辉：“小师父，你这一剃度，该有多少小姑娘为你伤透了心，看这小模样长的细皮嫩肉的……”

她的同伴也笑着附和：“你们佛家总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依我

看呀，小师父你恐怕连女人是什么滋味都没尝过吧……”

“哎呀，这可真是人生一大憾事……”

几个女人笑作一团，直笑得花枝乱颤，手腕上腰上垂挂的装饰铃环也跟着敲出叮咚响音。

其实来大漠旅行苦修的僧人在边城并不少见。这少年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眉目清朗，唇红齿白。沙漠苦行也没能让他晒出一脸板炭似的黑肤，依然从骨子里透出俊气，教人看了禁不住心生欢喜。

“谁家的阿娘这么狠心，居然舍得把这样的孩子丢进山门……”数只雪白柔胰手在他脸上蹂躏。

少年被她们露骨的言辞刺到，只能把头垂得更低，隐约可见烧红的脸颊连着修长的脖颈。裸露在外的颈部肌肤经污糟僧衣一衬，显得尤为修长白皙。

少年面红耳赤，加快了手上捻珠的动作，“施主请自重——”

正在窘迫时，女人身后传来奶声奶气的呼唤：“阿娘，你们在干什么？”

一名身着五色衣，白纱覆面的女娃娃一蹬一蹬地跑了过来，一只手腕系着的挂有檀金铃铛的手链，也随之叮叮当当地响动。看到被困住逃脱不得的苦行僧，她摇头无奈，老气横秋道：“阿娘，你们又在欺负出家人了。”

胡姬们又一阵娇笑，“我们才没有欺负这位小师父哩，是看他有意思才跟他玩的！”

总之，她们终于放过这可怜的僧人。

戴鼻环的那位胡姬弯下腰，朝女娃娃张开双臂，满目温柔慈爱：“阿茶，来。二娘抱抱。”

她摇头，一只小手拽着一支羌笛，指尖细嫩如青葱的笋。“阿爹让我来找你们。他说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我们才刚进西凉城……”相视一眼，不约而同看到了对方眼底所隐藏的忧虑。

女娃娃再度摇头：“阿爹说再过五六日风沙就要来了，我们必须在那之前赶回沙州郡。”约莫五六岁的孩子，讲起话却头头是道，十分伶俐。

少年不由好奇地看了过去。女娃娃满额细汗。她似有所觉，也侧头往他这边看了过来。覆面的白纱随着转头的动作被风掀动，轻轻飘了起来。晦暗的夜色下，一双碧瞳流光溢彩。

少年眼底浮升起一种微妙的光。一向看惯了凄灯苦佛的心，竟异常地感觉到太过尘渎的躁动和不安。又见到她裸露在白纱外的额头上描了朵纹路极细致的三瓣莲华，他蓦地回想起临行前师父的一番嘱咐。

心意动，捻珠也跟着乱了数。手上，维系佛珠的丝绳却突然绷断，一百零八颗均匀大小的菩提子散落在地。

他惊骇望着砂石间零落的木球。

等回过神，胡姬已经牵了那女娃娃走远。

“阿茶你看，那小哥哥长得真好看，以后姨母也给你找个像那样的人……”

女娃娃一手举着羌笛，一手被母亲牵着，边走边回过头来望他。两人眼神相接，她的目光闪烁明亮。

四年之后。

一声叹息，为这人间修罗血场。

胡衣装扮的男人女人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地，污血浸透三层沙丘。商队的行囊和车驾都还留在现场，骆驼挣脱缰绳跑了，留下大大小小的箱子。

长吟一声佛号，年轻的僧人开始为他们念经超度。准备要走的时候，身后却响起细弱的声音：“大和尚不要走……不要走……”

不知从哪个箱子里传出叮叮的铃音和慌乱的敲打声，断断续续。

“大和尚救我……不要走……”

还有活着的人！他惊喜地在废墟里寻找起来。大概起先还在怀疑他的身份，才没有出声求救，直到听他念完了长长一串的佛经……好聪明的孩子！

“这里，我在这里……”那道声音慌乱而哽咽，从箱子里面传了出来。

其中一个趴在箱子上的女人，她跟其他死者的姿势有所不同，手脚牢牢地吸在箱子上，竟像在保护着什么。

他默念着“妙法莲华佛心慈悲”走上前，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挪开了她。

打开箱子，十岁左右的女童怀抱一支羌笛，五色衣包裹的细瘦身体蜷缩成不可思议的弯度坐在狭小的箱子里，瞪大的碧瞳里充满眼泪，还带着未散的惊恐。

那是，前因。

明明是个十分寻常的夜晚。但如此夜，又似乎与往日的分外不同。

男童小小的身体蜷缩在床榻上，嗅着白日里新晒过的竹席所特有的清香，在似醒非醒，似梦非梦之间，半闭着眼帘，半开着双目。

他睡着了吗？还是清醒着？

这一切于此刻的他而言，都是难解的。

远远地，似萧似笛的乐声由夜色深处曲折地传出，穿透了紧闭的窗缝门隙，轻忽渺然，如泣如诉。树木疏错的细枝如小手贴在白纸的窗格迎风招展，再听着呜呜的夜风，极是骇人。

如果是寻常家的孩子，早被吓得钻进被子里瑟瑟发抖。他却尤其胆大，竟悄悄地爬下床，推门走了出去。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秽树城空旷的街巷，前、后、左、右，不见一人。大佛塔伫立在城中心，几千年来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佛陀说法的盛况只藏在历史的书卷里，静静地盛开着，如一朵永不出水的莲花。而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偈语依然疑煞了天下之人。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一缕不知名的香气牵引着他的心，他的魂，他的魄。

今夜的月光是青色的，如燃烧着的火焰，将整座城池照亮。河道纵横，水道分岔，每一汨湖塘里都开满了清艳娇娆的莲花。

但他无心欣赏。

在莲花的香气里寻找着，寻找着，那一缕香。

快淡了，快淡了，淡至不可寻……

急迫的足尖踏成满月的弧弓，跑过疾风扫荡的莲塘，与一只射出的羽箭无情地擦破了盛放莲花的姿态，殊途同归……

突然，心脏在胸膛里欢欣鼓舞，像是不属于他自己了——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在那儿呢！许多跋山涉水，也不过是为了此刻。

在河流的对岸，他勇敢地迎向一片广袤深邃的林海。

仅有那又似箫声，又似笛声，无可名状，哀婉沉郁的乐音指引着他，与无数次尘花的开落擦肩而过，对无数个佛前的五百年恩乞视若无睹。

无可迷顿之事。无可驻足之物。无可留恋之人。

这是一次宛若梦幻的浮生，作足浮生的幻梦。

除了林海深处那株每一片叶子都散发着金黄色光辉的树，前生兴许受过佛陀的加持护法。

那是来自大漠的神秘植物。

带着“死生三千”的古老传说，随南飞的迦兰陀鸟而来，一粒树种在这片多情的沃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却每每挣扎着向天空伸展开双臂，仿佛在祈求着什么。

是绝望的自由？

抑或是三千年一度的生死轮回？

他不知，不知，一概不知。只是前行，前行……

那一缕香终于淡了消失了。

夜叉猩红的唇朝他逼近，昏沉的余光捕获了尖利的獠牙，猝不及防，迅速地陷入天幕倾倒世界崩塌的幽世。

还有最后的言语卡在喉咙口……